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正月初一日　第壹號

遐邇貫珍

香港英華書院印刷

英年月閏日歌訣

英年十二月
其數同中原
四六九十一
卅日皆圓全
餘月增一日
此數亦易言
惟逢第二月
二十八日焉
四歲二月閏
廿九日回還

耶穌降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日記

正月初一日	即乙卯十一月廿四
二月初一日	十二月廿五
三月初一日	丙辰正月廿五
四月初一日	二月廿六
五月初一日	三月廿七
六月初一日	四月廿九
七月初一日	五月廿九
八月初一日	七月初一
九月初一日	八月初三
十月初一日	九月初三
十一月初一日	十月初四
十二月初一日	十一月初四

正月禮拜詳序

	英	唐
一	英初六	唐十一月廿九
二	英十三	唐十二月初六
三	英二十	唐十二月十三
四	英二十七	唐十二月二十

第壹號目錄

近日雜報

遐邇貫珍

CHINESE SERIAL.

VOL. IV. No. I.

January 1st, 1856.

INDEX OF CONTENTS.

黑穴獄錄

數十年以來、亞西亞之印度、已歸大英統轄、溯自雍正年間、印度諸國土王、與英人連年恃戰、迨至耶穌降生一千零五十六年、于孟加拉土、被印度王數拉查度拉生擒英人一百四十六名、解至加吉打城下獄、其囹圄、名曰黑穴、甚是窄狹、僅方一十八尺、時約戌初、日已西墜、是夜炎氣逼人、與別夜大相懸絕、衆莫能堪、況又奔走遠途、忽錮此地、困憊愈甚、以故衆皆發熱、汗流浹背、戌時未盡、渴極難當、喘息不絕、斯時合力逼門、不謂門堅難啟、衆莫如何、遂辱罵不止、欲激怒主守者、以銃射之、致已于死地而已、嗣後皆大聲呼曰、水乎水乎、其時、雖有以小水進者、正所謂猶以一杯水、救一車之薪、不惟無濟于事、適足激揚火勢耳、于是、入爲鼓譟、踐踏而死者不少、主守者燭照自牖、見其悽慘情形、反爲大笑、幾何不人面而獸心哉、迨亥時中、生者顚倒糊說、以至嘆曰、氣乎氣乎、因之百計圖維、務欲激怒土王與主守者、以早置已于死地、及至丑時、躋擁不絕、至有直立而死者、東方漸白、死者之臭氣逼人、斯時土王聞獄內死人甚多、

卽遣一吏、往問囚首尙存否、有以囚首阿威示之是時將近卯中、忽有令下、命釋之、計自戌初至卯中、約六時許、一百四十六人中、猶存生命者、祇得二十三人、卽此二十三人、亦皆已染重病矣。

象論

百獸之中、惟象最大、生育於幽深綿邈之區、居則聚黨聯羣、出亦呼羣引類、每逢平原空曠之地、有川澤茂草者、爲尤多也。邊倫磯先生嘗云、昔我于亞非利加曠野中、曾見有象一羣、恬靜喂草于其間、對此景物宜人、眞足令我不能忘情者。幼象甚好戲劇、跳舞耍玩、情態百出、生至十八廿四年間、其長始定、性甚靈巧、較之他獸爲獨優、嘗在亞非利加南境以頓村、偶于一夜、陰雨沉黑、有羣象下山、在村外終夜叫吼、及旦、村人按其所吼之處、而往尋之、見有一坑、坑內無水、闊可四五尺。深約一丈四尺、中有象跡在焉、方知有象陷在其內、惟是旣已入于坎窞、何能自出險中、殊令人難以推測、迨于坑之兩旁、見有象跡雜踏、或踠者有之、或立者有之、觀此情形、始悟昨夜叫吼之由、乃爲拯救陷象故耳、

至其所以能援出坑中者、終不知其所用何術也、噫、此物具此靈妙、而世人猶以鈍象名之者、又烏知其大知若愚、大巧若拙哉。

虎論

獸類中、莫有麗于虎者、然貪饕不足、性嗜血、雖已飽腹、仍欲吞噬、其性如此、使天下隨處有之、必爲民物之大害、所幸者、止生于亞西亞暑熱之地耳、而印度暹羅、亦多有之、其身大于巨獒、其形彷彿若貓、故以虎爲大貓、貓爲小虎亦可。

數年前、于印度西方、有貴客數人、自孟買城往以裏反打島遨遊、是島也、距孟買約二十里、中有一岩穴、高約丈半、深與闊齊、均有十二丈、四周磐石、琢成人獸形狀、兩旁鑿出房舍與廟宇數間、結構天然、窮極人巧、天下古迹之至奇者、莫此若也、衆客步入游觀、忽于幽暗之處、遇一虎子、遂取奔出、以防虎母之知也、于是一客攜虎子歸、縱其所如、供養甚厚、惟于生肉不與之食、虎年漸長、馴習如犬、熟于家畜、然人見之、莫不戰慄、適一日、偶遇生肉一塊、血涔涔滴、虎見舐之、即復其原性、立地發狂、兩目眈眈、將肉亂噬、咆哮一聲、投林而去、嗣後不

復知其所之矣、彥云、江山易改、性格難移、其斯之謂歟。

近日雜報

英國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即癸丑十二月初三日起、至甲寅十一月十二日止、所發往外國土產布疋、器用等貨、今將共値臚列於左、

發往俄羅斯北邊諸埠之貨、共値銀四千七百九十八磅。○發往俄羅斯波羅的海諸埠之貨、共値銀四萬九千五百零三磅。○發往瑞顚與那威諸埠之貨、共値銀七十三萬六千八百零八磅。○發往連國諸埠之貨、共値銀七十五萬九千七百一十八磅。○發往普魯士國諸埠之貨、共値銀九十一萬二千六百零八磅。○發往阿諾威國諸埠之貨、共値銀二十三萬八千五百零四磅。○發往日耳曼所屬之商會諸埠之貨、共値銀七百四十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五磅。○發往荷蘭國諸埠之貨、共値銀四百五十七萬三千零三十四磅。○發往比利時國諸埠之貨、共値銀一百四十萬六千九百三十二磅。○發往佛郎西國諸埠之貨、共値銀三百十七萬五千二百九十磅。○發往葡萄牙國諸埠之貨、共値銀一百三十七萬零六百零三磅。○發往葡萄牙之亞索利馬地拉諸海

島之貨、共值銀十一萬八千七百零六磅。○發往西班牙與西班牙之巴利里諸島之貨、共值銀一百二十七萬四百六十四磅。發往西班牙之閒尼里諸島之貨、共值銀八萬零二千一百一十五磅。○發往以大利屬內諸土與及亞得亞海、沿濱諸埠之貨、共值銀一百零五萬四千五百十三磅。○發往希臘國之貨、共值銀八萬零一百三十磅。○發往土耳其國之貨、共值銀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六百零五磅。○發往摩拉達維華拉幾兩土之貨、共值銀一萬六千四百零二磅。○發往叙利亞與巴里斯顛之貨、共值銀卌六萬零六千九百九十三磅。○發往埃及之貨、共值銀一百二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三磅。○發往摩羅哥之貨、共值銀七萬五千七十六磅。○發往塞內岡比之佛國屬土之貨、共值銀八千零一百二十五磅。○發往亞非里加洲西濱諸埠之貨、共值銀六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磅。○發往葛羅巴蘇門答臘二島之貨、共值銀六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四磅。○發往非里比納諸島之貨、共值銀三十五萬二百四十五磅。○發往中國諸埠之貨、共值銀五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磅。○發往古

巴島之貨、共値銀一百零三萬八千一百五十九磅。○發往海地島之貨、共値銀一十九萬五千零五十三磅。○發往花旗國諸埠之貨、共値銀二千一百四十一萬零三百六十九磅。○發往墨西哥諸埠之貨、共値銀四十三萬零九百三十六磅。○發往新加拉大諸埠之貨、共値銀二十七萬零七百二十二磅。○發往委內瑞拉諸埠之貨、共値銀三十萬零九百九十九磅。○發往巴西諸埠之貨、共値銀二百八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磅。○發往烏拉乖諸埠之貨、共値銀四十六萬二千二百一十磅。○發往拉巴拉他宗埠之貨、共値銀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一百二十五磅。○發往智利諸埠之貨、共値銀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五磅。○發往秘魯諸埠之貨、共値銀九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磅。○發往別國未記其名者之貨、共値銀一百零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八磅。

以上所載之國、以英國而論、則皆爲外國、合共計所發之貨値、該銀六千三百四十萬零五百八十七磅。英銀一磅作唐銀三兩四錢四分 共作唐銀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一萬六千一百九十二兩八錢正。

另發往英國所屬之外埠列左。
發往南邊諸島之貨。共值銀四十八萬零三百三十九磅。○發往裬拉打埠之貨。共值銀七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七磅。○發往地中海馬打島之貨。共值銀一十四十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五磅。○發往地中海伊阿尼諸島之貨。共值銀一十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五磅。○發往亞非利加洲南土諸埠之貨。共值銀九十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七磅。○發往夘利舍島諸埠之貨。共值銀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一十磅。○發往印度諸埠之貨。共值銀一千零二萬五千九百六十九磅。○發往香港之貨。共值銀四十六萬八千零七十七磅。○發往澳大利亞諸埠之貨。共值銀一千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二磅。○發往北亞墨利加之英屬諸埠之貨。共値銀五百九十八萬零八百七十六磅。○發往西印度羣島之英屬之貨。共值銀二百萬八千三百八十磅。○發往別屬土未記其名者之貨。共值銀四十萬一千五百三十六磅。
合共計該貨值銀三千三百八十九萬八千三百一十三磅。共伸唐銀一萬

一千六百六十一萬零一百九十六兩七錢二分。二共合計共該銀二萬三千四百七十二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兩五錢二分。

波里曼船載俄兵被獲事

上年有俄國師船一隻、船上大炮五十餘位、俄兵五百餘名、泊在日本國洋面、適遇地震、海水翻騰、竟將俄國師船覆沒、俄兵得救埋岸、同在日本國內藏身、各國洋船、不敢載他回境、故逗遛至本年七八月間、偶有波里曼船、在香港載伙食到日本、以接濟花旗船者、俄兵遂以重利顧其回國、波里曼船主、惟利是圖、頓忘西國之例、凡兩國搆兵、若有別國暗帮此國者、即爲彼國之敵、于是載得俄兵二百餘人、駛出日本境外、被英國師船、查獲其船、帶回香港、將船中之俄兵、解回大英處置、其波里曼之船、業已發賣充公矣。

大憲議築海傍大路事

本港總督大人、欲在海邊築一大路、接連上環、直至兵房止、不特利便客商上落、且夜間綠衣亦能巡緝海盜、實爲港內之大利益者也、不謂附海舖客、間

有各爲已私、以爲舖後設路、則貨物上落不便、且所上某貨、悉已被人窺知、以故多有不欲者、于本月初三日、同赴憲衙遞稟、請罷是議、 大憲以利溥爲心、諭以不可以私廢公之義、不允其請、業經章程已定、不日舉行矣。

十一月十七日、在急水門、有漁船一隻、被賊擄去。○十二月初三日、在香港所有英佛師船、同時陞旗放炮、慶賀攻俄奏凱。○有一英官名士打鱗、向在本港按察司衙中帮辦案件者、日前回國、英后封往錫蘭爲副按察司之職。○那拿火船到港、載有鴉片土二千零一十二箱、銀九十六萬零六百二十八員、另雜貨二百五十九件。○十二月初五日、有三枝桅洋船一隻、賣與唐人、該值銀三千五百員。○十二月初旬、有船在舊金山到港、載有唐客四百名。○省城花旗施醫館先生名巴駕者、與花旗欽差共事有年、兼熟唐話、于本年返國、國主封爲欽差大臣、不日來粵接印云。○英十二月十一二日、在鯉門、有南京漕船一隻、被賊刼去金條、約值銀二萬一千員、銀條約值銀四千員、所有貨物、皆不暇取。○上環西營盤、于初七晚八點鐘、有賊匪數十、在孖喇行外扣門、稱說爲交

書信者、于是管店啟門、賊匪突入買辦房、徑開格萬、取去銀一千員、即便逃出、及綠衣到時、賊踪已渺矣、該地方現請綠衣看守、以防後患、此亦亡羊補牢之意也。○俄人向在黑龍江北邊、設立數埠、其黑龍江之南、乃係大清統屬、因英佛在北邊攻擊、故俄人將埠內貨物、盡遷入黑龍江南境、聞有唐官遣吏責其何故入我內地、俄人指其兵船以示莫奈我何之意云。○花旗國、屢年有船到日本洋面、捕取鯨魚、自立和約之後、花旗多有帶貨來此、以與該船貿易者、日本官以約內所議若花旗客商到埠、祇許逗遛數日、不許在此貿易、故將花旗客商逐回、現在花旗客商返國、將其情節、稟知國主、所議如何、尚未得知。○十二月十四日、花旗國水師提督、在港身故、其為人也、廉靜寡欲、為耶穌眞實門徒、今雖肉身已委塵凡、其靈魂定歸天國也。○有一英商在上海貿易、生意不前、將行閉歇、欠下英賬無數、並欠下唐賬亦有三十五萬之多、行中貯有茶葉一萬箱、皆未交銀者、唐人悉數取回。○英國邇來所出新文紙、日愈日多、上十五年前、出紙者、不過五百零五人、上四年、則多至一千零九十一人、十八年前、

倫敦每年共出紙三百五十萬張、近來每年則出至九百萬張、亦可見人民繁庶也。

奏稿

候補五品京官臣曾望顏奏、為瀝陳廣東禍亂之由、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廣東賊盜無時不有、無地不有、而莫甚於今日、其故總由歷年不辦會匪、不拿眞賊、一味諱飾、遂致賊腥日肆、匪黨日多、蔓延隣省、禍及天下、今仍大潰裂于廣東、言之實堪痛恨、溯自道光初年、已有三合會名目、其時僅暗相勾引、跡猶未彰著也、道光十一年、御史馮贊勳訪有五省圖記旂號冊本奏奉
諭旨查辦、除貴州省獲辦一起、為原奏未及、廣東等省並未聞獲辦一次、然其時猶未敢肆行也、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三合會匪、與臥龍會千餘人、在順德縣之容奇鄉械鬥、傷斃三命、該匪自相仇殺、並不報案、官亦直視為無其事、至道光二十四年正月、該匪復相尋仇、聚數縣之三合會與臥龍會匪、合數千人、又在順德之桂州鄉、大為械鬥、死者百餘人、傷者百餘人、時知縣韓鳳翔甫經到

任、聞信卽往彈壓、奔省面稟大吏、囑勿聲張、嗣經御史朱琦奏、奉寄諭查辦、乃由省揑造一甘結底稿、發縣令紳士出具無會匪械鬥甘結、紳士不肯、又另派道員琦成額、親到順德縣、桂州鄉、嚇勒該紳士、若不具甘結遂據以覆奏、並且揑稱該處每年有賽神之會、此處係因賽神船隻往來抵撞、僅相角口、並無打架等語、以後再不許人提會匪二字、以地方非常之變、竟敢爲虛飾之詞、悉行消弭、此臣于十五年監臨奏參摺內、所以見有不肖臣工、尤而效之、凡百事爲、心圖規避處分、不顧欺罔君上、其漸斷不可長之慮也、因是之故、該匪等並無畏忌、謂大憲不禁人拜會、我等樂得結拜、遂致蔓延通省、及于廣西、今竟禍連吳楚、二十四年秋間、有外匪至臣籍香山之港口隆都各鄉、誘人入會、始猶數十人、於夜間結拜、後竟數百爲羣、公然白晝結拜、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炮把守、以防官兵圍拿、凡入會者、每人斂錢三百、其黨引得一人入會者、則分錢二十文、其已結拜後、再看人結拜者、謂之看戲、亦得分錢十文、其結拜時、設一紙帳城、城上供未知何牌位、旁坐一白衣白帽者、謂之亞媽、入會之人、俱

穿刀門而入、跪聽亞媽教授隱語、各以縫針、針其指頭、滴血、血水一盅、各飲一口、亞媽乃高聲念悖逆之語、衆皆齊聲應答而起、其每處頭目、皆名曰紅棍、次曰紙扇、三曰草鞋、紅棍有管數十人者、有管數百人者、有管數千人者、至省郡邑村、皆徧曰某某、房有大小、故紅棍之所管有多少、紅棍即僞元帥之隱語、紙扇即僞軍師之隱語、草鞋即走報通信之隱語、衙門兵差、皆其黨羽、無知窮民、貪其小利、因被誣惑、即安分務農貿易良民、不堪其擾、實亦內有被脅從之後、仍常索詐、有事責令出資、擾累更甚、遂至悔不可及、非不思面官自首、無如官塲深諱、遂亦轉相隱忍、是年冬間、臣籍香山城南大街、即有百十會匪、白日持刀入室、嚇禁索取銀兩之事、幸得臣告養在籍、大挑知縣林謙、率四大得能等都紳士、嚴立規條、凡有外匪來誘人入會者、與及鄉人子弟入會者、嚴拿送官究治、又得督臣耆英出示、凡有匪徒搶劫者、許民格殺勿論、而是時香山協陞任副將洪名香、知縣陸孫鼎、俱先後拿獲匪首高旺遠周佩琚李亞端等、重辦、香山會匪稍爲斂迹、然皆照尋常盜賊辦、始終不敢說一會字、故不特外府州

縣勾結拜會者、不可勝數、卽省城白雲山近在咫尺、亦無時無匪拜會、自是以來、不特水陸行旅、時遭擄刼、且有直入城鄉刼掠當店舖戶人家、並擄事主勒贖、現今通省當店、百不留存一二、呈報到官、不卽追捕、反將事主多方磨難、延至日久、始行勘驗、又勒派事主夫馬費用百數十金、故事主畏累、常多隱忍、百不報一、卽有拿辦一二起、率借盜銷案、總無眞賍、尤有異者、知該處地方有匪、兵差並不往捕、止責令紳士交出、紳士初無兵役、烏能捕匪、及眞匪遠颺、又將該紳族祠內祖先神主鎖縛、挑入署內收禁、朝廷立法、罪人不孥、而廣東辦案、罪及已死之祖先、實爲罕聞、而州縣敢于橫行、上司並不一問、且遇案不專捕要犯、止勒令交出若干人、而眞匪早已逍遙事外、于是苟且買人湊數、如上年東莞之案、竟有瞽目幼童、解省、至巡撫過堂時、始行省釋、則無辜罪禍者、不知凡幾矣、以故會匪等、因民心怨讟、時出勾引、道光二十六七年、翁源、乳源、英德、淸遠一帶、會匪千百人攜帶帳房器械、隨處駐禁擄刼、官佯不知、有道光二十九年、英德淸遠之案、猶曰股匪遊匪、絕不肯說出一會字、故匪等見官如此舉

動、蓋無畏忌、遂暗相勾引、本年春間、潮郡先行滋事、連州英德羣盜橫行、五月東莞失守、甫經收復、又擾番禺縣之大石鄉、未及剿平、而南海之佛山爲匪盤踞、順德之兩龍、陳村、新會之江門羅底、鶴山之沙平墟等處皆爲響應、七月遂陷順德縣、肇慶府城、鶴山縣城、增城、從化花縣、英德等縣失守、惠州府城、韶州城、連平州城、俱被圍困、各路驛站文報、俱被阻塞、凡各處外來之匪、不過數百人、或百餘人、而本土會匪、卽纏紅頭豎紅旂以應之、遂致大夥盤踞、若非拜會結勾、數十年之先、何至一方滋事、而四處響應之多、竟敢迫攻省城、失陷郡邑、潰裂一至於此、皆臣在籍所親見、並非得之風聞也、事已至此、似難着手、然臣觀東莞之事、前署知縣華廷傑、平日頗得民心、甫離任數日、而東莞滋事、又派該令再往署理、到縣數日、本處之匪皆爲斂迹、外來之匪、悉皆逃散、以得無事、又觀臣籍香山之事、署知縣邱才穎、本年三月到任、儉樸自守、民心悅服、及聞東莞之事、卽親往各鄉點驗鄉勇、優加獎勵、又將東鄉紳士林謙所辦四大能得等都、聯鄉稟請、諄飾西鄉隆都一體照辦、及聞順德佛山新有警、省報不通、

日夜親赴口岸、督飭紳士、各鄉防堵、迭獲奸細數十起、立置之法、閏七月初十至十五等日、匪陷縣北滘口地方、將逼縣城、于次日該令率長洲員峰張溪三鄉壯勇、登時克復、殺賊數百名、匪屢向縣西來攻、該令率隆都數鄉之勇、在象角海口奮勇擊退、轟沉匪船數隻、斃賊百餘名、匪又攻縣之東濠及員峰張溪等鄉、該令督率該處公局壯勇、轟沉賊船數隻、斃賊多名、該令盡心盡力、士民感激、不獨良民爲之出力、即平素不馴之輩、亦回心轉意、隨同殺賊、不使賊匪逼近縣城、由此觀之、但得一良有司、即能鼓勵士民、保守地方、又觀新會之事、賊已踞縣屬江門鎭、圍攻縣城、得在籍年七十餘之總兵何岳鍾、于賊匪未到之先、與一二有能紳士早已預備米穀、鎗炮、藥彈、挑選丁壯、攖城固守、約束嚴明、賊匪數次四面環攻、俱被該總兵設法轟擊、斃賊數千名、賊不敢近、是得一有能紳士、即能保守危城、又觀南海之九十六鄉之紳民、同心戮力、約束嚴明、假道不從、屢次攻撲、皆被轟擊而退、斃賊多名、是一方之義勇得力、即能過蔽賊鋒、而觀今辦理之法、獨以解散黨羽爲先、誠使該省大吏、推誠布公、遍訪廣

詢、無論官紳、名位高卑、凡有可用、皆集思廣益、屏絶己私、虛心聽納、合衆長以
爲己用、不自尊而卑人、紳民之出力者、無分大小、皆奏請　恩旨獎勵、猶必宣
示窮鄉僻壤、俾衆週知、使良民愈加鼓舞、不肖亦悔自新、且臣由籍起程時、聞
匪志在得財、所刧之贓、爲匪首所據、附和之衆、既不得財、又不得食、又常被兵
勇誅戮、悔心甚多、亟思反正、尤宜乘此機會、廣爲招撫、赦其既往、許令自新、准
其爲農、設法稽查、以大散賊之黨羽、黨羽一散、則所存兒頭目、如佛山之陳洸
隆、何亞六、高世德、順德之大椿吉、搭棚英、蝦春、關亞瓜、四亞勝、三、鶴山之陳亞
發仔、馮吊頭仔、江門之狗虱象、單眼陳、小橋梁、番禺之金亞光、江亞函等、及外
江之著明首匪、不過百餘人、乃不難於勦滅、然非實心任事之員、與地方公正
紳士、斷不能膺此任、若一味諱飾、不求實濟、專務虛名、苟且塞責、則事未可知
也、臣桑梓關心、不能不瀝陳亂源、敬陳官見、是否可採之處、請勅下該處督撫、
查明核辦、謹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京報

九月初四上諭、向榮奏、河南解營火藥、不堪應用、軍營火藥、最關緊要、製造不精、燃火無力、貽悞非淺、着將承辦各員議處。

九月初六上諭、曾國藩奏、道員攻剿股匪、疊勝獲仗、何桂珍于克復英山縣後、即率兵分路進攻、立將蘄水縣克復、此後于蔡家河等處、連獲勝仗、殺賊無算、陣斬劇賊僞總制、田金爵。

九月初七上諭、曾國藩奏、水陸兩軍、攻剿河口、八月二十七八等日、賊匪屯聚流澌柘機等處、經李元度等、會同夾擊、殺賊百餘、焚燬賊巢、蘇官渡之賊、亦經我軍擒殺、其下中山賊壘、乘勢冲入、擊沉湖口梅家洲等處賊船二隻、賊始敗退、此次迭經獲勝、着即克復潯城。

上諭、向榮吉爾杭阿奏、攻剿鎭江逆匪、迭次獲勝、現在移營逼攻、八月初四、鎭匪三千、突出東北兩門、分股撲營、經米興朝督兵襲擊、該逆望風披靡、其南水關潛出之賊、經余萬清截殺、午後該逆復由西門突出、賊船登岸援應、經劉存

厚在寶蓋山下放炮退賊初五六等日我軍列陣平地該逆數千撲出奮力迎剿斃賊無算初八日於山下築壘並出千餘賊抗拒經饒永福督兵上山犁毀土堙鎮匪業經三面圍攻勢漸窮蹙着吉爾杭阿迅速進攻悉數殲除。
九月十七日王懿德奏閩省師船圍攻被匪焚燬據海壇鎮總兵吳朝艮報云五月初二在洋巡哨至鼓嶼洋面見艇船二十餘隻圍攻師船五隻甚急當即督兵冲破救出師船三隻斃賊無算尚有師船二隻被匪圍裹復竭力尾追賊始北竄又救出師船一隻其一隻被賊焚燬受傷兵丁十名炮斃一名把總盧宗貴千總楊天庇臨敵陣亡受傷舵工數十名。
九月廿一日上諭駱秉章奏郴州桂陽等處剿賊獲勝一摺廣匪竄入湖南分踞郴州及桂陽州境經知府王葆生分督兵勇由海龍塘進剿八月初三等日該逆屢撲湘勇營盤經官軍分隊截擊陣斃悍賊無算該逆由龍王鋪竄踞江口王葆生乘其未備力燬賊營十三座賊由間道潛竄茶陵州城同知趙煥聯等星夜赴援先於城外斃賊數百賊匪潰敗入城雖未克復而擒賊以千計其

郴州踞城之賊、被參將李輔朝擊斃甚多、賊瞰永興空虛、遂由河灘涉淺闌入、旋卽四出分竄、其桂陽賊匪、經團勇迭次獲勝、賊已潰竄、着卽尅期掃清。

上諭、駱秉章奏、知縣失守城池、旋卽收復、東安縣、賴史直於該縣失守後、卽赶緊招集鄉團、立時克復、斃賊多名。

陸元烺奏、浮梁被擾情形、安徽賊匪、於二月間、至景德鎮滋擾、三月分股攻陷弋陽、另股由婺源竄入廣信郡城、四月初九、信郡敗匪、由浙江開化縣、繞至婺源、闌入浮邑景德鎮設卡盤踞、弋陽敗匪、由樂平縣來襲、該縣張方矩募勇由西門殺入、該匪由北門逃遁。

九月廿二日上諭、駱秉章奏、賊匪自東安分竄祈陽新甯、進剿各獲大勝、生擒首逆、縣城解圍一摺、粤西逆匪、竄踞永安、經知府王鑫等、于七月廿四日、督兵誘賊出擊、乘勝環攻、賊勢不支、竄出縣城、當將城池收復、八月初九、我軍追剿、迭有斬獲、首逆僞定南王、胡有祿、謀竄四明山、被我軍抄擊、賊衆敗潰、當將首逆擒獲、斃匪無算、其竄入新甯之賊、經劉長佑於八月十二、督兵直抵賊巢、奮

力攻剿、賊衆死傷狼藉、現往長沙河一帶逃竄、新甯城圍頓解。
九月廿三上諭、黃宗漢奏、剿辦馬邊夷匪、迭次獲勝、馬邊地方夷匪爲患、窺伺沿山漢地塔蓋夷棚、民受其害、經樂斌派員進剿、斃匪千餘、首匪就戮、各夷投誠、救出難民無數、地方肅清。
上諭、蔣蔚遠奏、沈世艮等、於安慶屬之老鴉地方、勦辦竄匪、因衆寡不敵、力竭陣亡。
上諭、蔣蔚遠奏、貴州郞岱等被、夷匪滋事、盤踞蜜蜂坉夷寨、負嵎抗拒、經提督孝順等、督飭兵勇、分札營盤、自七月廿九等日、每次接仗、斃二三百名不等、分兵四路進攻、立將賊寨燒燬、餘匪搜捕淨盡。
九月廿四上諭、托明阿等奏、援剿浦口、圍攻瓜州、迭獲大勝、九月初七、賊匪竄至江浦之石蹟橋地方、經武慶派員援剿、殺賊二千、立將石蹟橋鎭克復、該逆由新江口等處援應、經鄧鳳林合力痛殲、托明阿飭兵進攻、直逼金山開砲轟塌賊隄、德興阿由三路逼近賊濠、賊黨分路抗拒、陳金綬等、由東岸策應、瓜州

之賊、擊殺甚衆、餘匪脫逃、着托明阿迅卽克復。
上諭、曹登庸奏、天象垂警、星現雷鳴、災祲迭見、請詔臣工亟言闕失、以召祥和、朕日理萬幾、當此時事孔棘之秋、虎尾春冰、常存敬畏、曷敢萌怠荒之志、更望內外臣工、勤思補衮、于國計民生、實有裨益、以仰副朕側身修行之苦衷。
上諭、和春奏、剿賊獲勝、官軍攻剿芝蔴港賊匪、擒斬多名、九月初三四日、江南賊援麕集、分撲營盤、經副將吉運督兵開砲、追殺二十餘里、殲斃千餘、參將劉玉豹、副將劉鶴翔、力竭捐軀。
九月廿五上諭、勞崇光奏、潯州府城、被匪攻陷、廣匪竄撲潯州、經知府劉體舒嬰城固守、一百餘日、先後殺賊三四千人、惟東省水師屢次敗壞、匪勢日張、七月十七日、由西門蜂擁入城、府城被陷、在城文武下落、着該撫查明。
上諭、向榮奏、剿除蕪湖獲勝、八月廿二、賊于弋磯築壘、我軍乘夜焚燒賊卡二座、二十九日、鄧紹良等、同剿賊壘、開砲轟打、斃賊無算、該逆潰亂、撲河淹斃千名、燬賊壘七座、西湖之賊肅清、吳全美師船截擊、生擒僞軍師王畢、九月初四、

鄧紹良等、分投攻襲、將丁橋之賊、斬殺數百人、燬賊壘、獲賊糧、逆衆竄逃、殺斃僞尚書、僞總制、各一名、初八日、蔡應龍復焚燬賊壘二座、吳全美督兵夾攻弋磯、冒炮撲入、平毀北山二壘、直逼山南、該逆潰散、所有弋磯廣福磯賊營七座、悉數蕩平。

上諭、勞崇光奏、殲除武宣貴縣結夥匪徒、廣西武宣縣革生甘濟南與廣東客民梁亞昭等、在貴縣地方、結拜尙弟會、逼脅愚民、供錢米、經黃輔相督兵將甘濟南圍拿砍斃、梁亞昭復敢糾逼鄉民、攻城報復、黃輔相即帶勇馳抵石龍墟、四面攻環、將梁亞昭等、一並生擒正法。

九月廿六上諭、前因湖北逆賊攻陷德安、特授西凌阿爲欽差大臣、綿洵帮辦軍務、統率精兵往剿、七月初二、逆匪攻取營盤、損失軍裝、朕僅將西凌阿綿洵革職、乃本日據奏攻剿情形、雖馬隊獲勝、而步兵屢次潰散、調度乖方、着即革職、交官文差遣。

上諭、官文奏、德安南路進攻賊匪、九月初九、顏朝斌會北路官兵夾攻、該逆糾

衆來撲、鏖戰三時、斃賊數百、初十日、西淩阿派納欽出戰、殲斃百餘名、西淩阿奏十六日、逆匪來撲、步隊當先迎敵、接仗時、步隊潰散、西淩阿手斬潰兵多名、勢不能遏、乃督馬隊殺賊數百、德楞額襲賊後路、賊衆大潰、追殺數十里、計殺千餘名、生擒長髮賊數百名、此次德安南路已獲勝仗、亟圖克復、官文已授欽差大臣、着即搗破賊巢。

九月廿七上諭、載增奏、賊匪竄擾沔陽、周家帮兵勇擊退、大獲勝仗一摺、賊匪分股竄擾長江埠、及朱儒山、九月初十由朱儒山、竄至周家帮地方、肆行焚掠、魁玉派員馳剿、賊匪直前撲進、我軍放炮擊退、忽有另股賊匪、從湖口抄來、經福壽等伏兵冲出、魁玉督兵三面夾攻、賊衆敗走、淹斃湖中者無數。

九月廿九上諭、吳振棫奏、拿獲奸匪、陳通明、先經投入賊黨、糾夥投賊、搜獲磚印一顆、審明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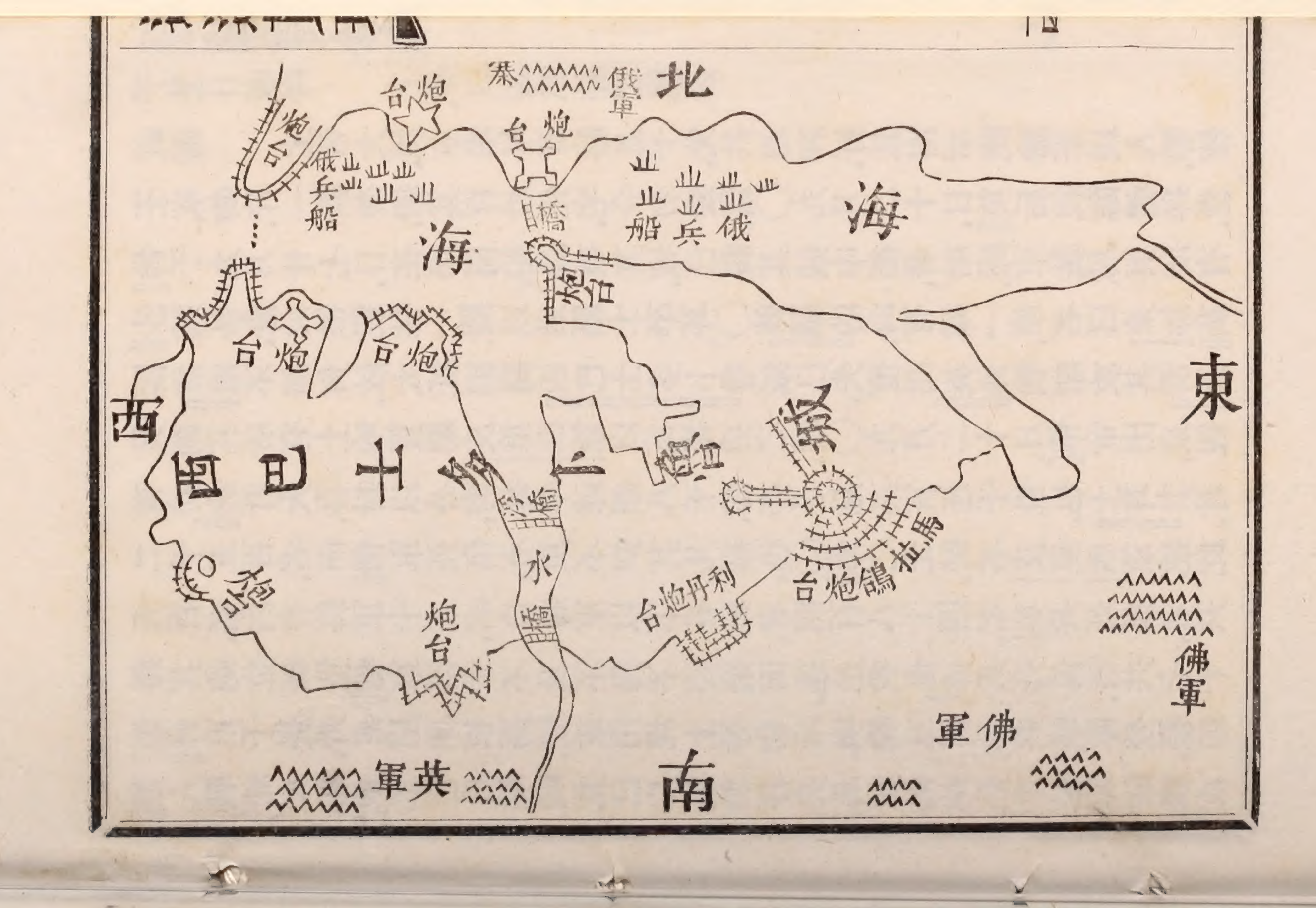
十月初二上諭、官文奏、官軍進剿龍潭等處賊匪、迭獲勝仗、九月十八日、賊匪竄據漢陽府屬之龍潭地方、經常恩派勇剿辦、該逆抗拒、我軍鎗炮齊施、斃匪

多名、次日進攻蔡店、該逆傾巢而出、我軍奮勇殺斃賊匪無數、其朱儒山之賊、經王得勝追殺十餘里。

歐羅巴新聞畧

英十二月初二日、有火船一隻、名挪拿、到港、帶來新聞紙、內載俄之黑海西巴士多卜魯、被英佛于九月初八日、攻下其城云。夫西巴士多卜魯城之南、俱是官署民居、人烟稠密、城之東南、有炮臺一座、名曰馬拉鴿、堅厚高峻異常、城之北邊、有海腰爲帶、中有橋梁相通、對岸盡是曠土、渺無民居、祇有炮臺數座耳。英佛于九月初間、用炮八百位、轟擊其城南一帶、連戰數日、共計發炮約有一百六十萬响、迨于初八日、分兵三路、英兵攻其左、佛兵攻其右與中、俱于是日午刻、將其炮臺攻下、但左右兩路軍士、于將勝時、雖已登臺、復被俄兵拒退、惟中路佛兵、已奪其馬拉鴿炮臺矣。初九日昧爽、英佛陳師入城、闃其無人、祇見城上有烏、俄師其遁矣、城內高樓大厦甚多、不謂俄人逃時、多自焚燬、深爲可惜、搜得其大炮四千位、並船上所用之錨帆繂纜甚多。至城北海腰處、所泊之

俄人戰船火船、俄軍皆自燒燬、竟已片板無存矣。馬拉鴿炮臺原是踞險難攻、因佛軍于臺外、或用梯板高竪、或用坭土等物培填、瞬息間、佛兵蟻隊登臺、即將其炮位倒置、俄軍措手不及、不得不委棄而逃。是役也、佛兵死傷者、共七千六百名、內有將軍十五名、自將軍以下各職者、四百八十四名、英兵死傷者、共二千五百名、而俄軍死傷者、更不知其凡幾也。○佛之元帥、名皮里西爺、建此奇功、佛君大喜、封以公爵、每年祿銀八千磅、亦足見其賞延于世也、土耳其君、又割其所有土地、賞賜皮里西爺、以爲報功之禮。○九月二十日、俄帝出京、親臨黑海、不知何故、大抵因聞西巴士多卜魯城已失、復聞英佛戰船攻其澳爹沙城甚急、故欲親往一觀、以勉勵士卒耳。○波羅的海、有城一座、名曰來加、英佛于九月廿七日、在船開炮、轟破其城、已將其城中衙署、船廠、軍裝局、與所有王家物件、一概焚燬、其百姓住宅、令勿毀傷。○九月二十日、英后親臨禮拜堂、祝謝　上帝大恩、並求早日寢息干戈、共相和好、且出示曉諭軍民人等、皆于是日敬拜　上帝、以謝默祐之恩云。


北
東
南
西
西巴士多卜
海
海
俄軍
俄兵船
俄兵船
炮台
炮台
炮台
炮台
炮台
炮台
炮台
橋
浮橋
水
橋
利丹炮台
馬拉鴿炮台
英軍
佛軍
佛軍

計自英佛與俄人構兵以來、業已年餘、兩邊軍士、或在陣上戰死、或在營中病亡者、俄兵約有二十六萬衆、英佛兩軍、亦屬不少、嗟嗟、兵釁一開、傷殘民命、致于如此、誠足傷心、惟望　上帝早日消此兵災、俾兩軍休兵釋甲、是所願也、余日望之。

聞說普魯士國王、欲爲其太子向英后求親、故親臨英國面請、諧否尚未得知、按普魯士太子、行年二十有四、英之公主、行年一十有六、以國人億度、謂此事諒必相諧云。

